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

涂 赞 琥

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份。恩格斯曾多次声称,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发现的。但是,纵观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不仅同马克思一起共同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而且(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各个方面,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同马克思一起,制定唯物史观基础

青年时代的恩格斯,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世界观属于唯心主义。1842年11月,恩格斯迁居英国的曼彻斯特。在这里,他通过对英国社会状况的广泛调查,以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性研究,认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本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以及劳动群众特别工人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得出了必须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结论,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4年,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合著的第一本著作即《神圣家族》一书中,通过对鲍威尔等人唯心史观的批判,提出了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并且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①。

1846年,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通过对费尔巴哈等人唯心史观的批判,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一般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基本问题,明确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并且首次提出“物质生活条件”^③这一科学概念。第二、论证了社会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他们指出,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④,“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⑤;交往形式“是由生产决定的”^⑥,“同时也制约生产力”^⑦;“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⑧第三、论证了市民社会(生产关系)是构成国家以及其它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他们指出,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⑨,“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⑩由此,他们在书中进一步分析了阶级、国家和革命发生发展的经济根源及其社会实质。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明确提出了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初步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及其意义,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

二 论证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阐述了科学的人类起源论

人类的起源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重大问题之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类起源论。恩格斯明确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⑪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学说的根本观点。恩格斯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第一、劳动把猿的前肢改造成人的手，把四足行走的猿改造成直立行走的人。恩格斯指出，若干万年前，热带大陆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它们的前后肢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前肢主要用于攀援、筑巢、摘取食物等等，这些复杂的活动，引起了前肢的肌肉、韧带、骨骼变得日益灵巧，并通过生物遗传规律一代一代巩固下来，最终导致猿的前肢转变成人的手。因此，“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⑫前肢一旦转变成为手，四足行走的猿类也就转变成了直立行走的人类，“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⑬

第二、劳动把猿的发音器官改造成人的语言器官，创造了语言。恩格斯指出，手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一方面，在生长相关律的作用下，手的形成和直立行走引起了包括发音器官在内的整个生理器官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手是劳动器官，随着手的形成劳动也得到发展，劳动的发展则促使形成中的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外界属性，并且促使他们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于是，“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可见，“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⑭。

第三、劳动把猿脑改造成人脑，创造了思维、意识。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⑮。一方面，因为在劳动过程中，外界事物的特性、属性不断刺激感官，形成日益增多的感觉和印象，从而促进了猿类的感觉器官以及猿的脑髓日益发达，朝着人的脑髓进化。另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有了语言，就可以借助词对事物的属性和本质进行概括，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即进行抽象思维。因此，在劳动和语言的推动下，猿脑变成了人脑，创造了人的思维和意识。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不仅解决了人类起源的动力问题即类人猿为什么转变成人的问题，而且还把这个转变过程科学地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这种划分是完全正确的。“攀树的猿群”是现代类人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正在形成中的人”是从猿转变到人的过渡期间半猿半人的动物，它们是人类直系祖先。“完全形成的人”是指已经完全直立行走、学会了制造工具从事真劳动的真人。

总之，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既阐明了猿类为什么会变成为人类，又分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主要发展过程，从原则上解决了人类为什么会产生以及怎样产生这两个根本问题，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类起源论，这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 批判继承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婚姻家庭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首次绘出人类婚姻家庭史略图。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深刻揭示了人类婚姻、家庭的起源、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恩格斯以历史辩证法作指导，揭示了人类婚姻家庭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在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时期，那些正在形成中的人，通行着毫无限制的“杂乱的性交关系”，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⑯是一种没有嫉妒心理、没有血缘观念、没有任何禁例的两性关系。因此，那时没有婚姻制度，更没有建立家庭。

随着正在形成的人转变为完全形成的人，人类开始禁止长辈和幼辈之间的性交关系，于是产生了血缘家庭。“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辈数来划分的”^⑰，即同一辈的兄弟姊妹互为夫妻，而不同辈的人则禁止性交关系。这是人类婚姻家庭发展的第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自然淘汰原则的作用，人们在禁止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禁止兄弟和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于是形成了普那路亚家庭。“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除外，另一方

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⑩就是说,同一血族内的各类兄弟姊妹禁止性交关系,只有不同血族之间的两群异性才能结为共夫和共妻的关系。后来,由于氏族组织的形成,婚姻的禁例日益错综复杂,导致群婚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于是产生了“双方可以轻易离异的个体婚制”^⑪即对偶家庭。在这种制度下,婚配双方由一男一女组成,但是配偶关系不稳定,它可以随任何一方的意愿而随时解除。

恩格斯在分析了上述三种婚姻家庭形式的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概括了原始社会婚姻家庭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他指出:“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⑫就是说,“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⑬推动原始时代婚姻家庭演变的动力,除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外,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生产中的自然淘汰原则的作用。

第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深入剖析了阶级社会中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实质和特征。恩格斯指出,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及男子在经济上占居了主导地位,对偶家庭逐渐演变为一夫一妻制家庭。这种家庭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⑭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家庭的实质,他说道:“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他还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⑮这些论断说明,阶级社会中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实质上是占有和继承私有财产、维护和巩固阶级压迫制度的一种家庭形式。

第三、恩格斯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对私有制消灭以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了科学的预测和推想。恩格斯指出,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当私有制被消灭以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是否也会消失呢?恩格斯说:“可以不无理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⑯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对选择配偶具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也就消失了,个人的性爱将成为缔结婚姻的唯一基础。那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⑰只有那时,以爱情为基础的、夫妻双方完全平等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才能普遍实现。

四 剖析氏族的结构,揭示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

恩格斯在批判继承摩尔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氏族的结构、特征,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首先,恩格斯考察了氏族的起源及其发展形式。恩格斯指出:“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⑱普那路亚是一种族外群婚制,留在血族内的人,只能是每一代女儿的子孙。经过漫长的发展,这种血族集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各种社会制度,最后就演变成一种禁止内部通婚、按母系传递世系、由母系继承遗产的母系氏族。恩格斯以美洲易洛魁人为例,详细叙述了处于全盛时期最发达的母系氏族的结构、职能、习俗以及其它特征。恩格斯指出,母系氏族只是氏族的早期形态,它的晚期形态是父系氏族。从母系氏族发展到父系氏族,这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⑲。产生这一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⑳这时,私有制和奴隶制出现了,男子成了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随着财富的增加,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母系继承制的意图。“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㉑于是,母系氏族就演变为父系氏族。恩格斯以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详细考察了父系氏族的结构及其基本特征,并指出:“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㉒

其次,恩格斯剖析了氏族的社会本质。恩格斯在研究易洛魁人的母系氏族以及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

的父亲氏族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氏族的社会本质。第一、氏族是一种同族共居的禁止内部通婚的血缘亲属集团。恩格斯指出，氏族是从普那路亚族外群婚制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现，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联合起来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②①}即组成为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通婚的“血缘亲属集团”。这种血缘集团生前同族共居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之内，死后则同族共葬于一个共同墓地之上。第二、氏族是一个原始共产制的经济团体。恩格斯指出，氏族经济是共产制的，“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②②}，如房屋、园圃、小船以及土地、森林、河流等等，都是氏族的集体财产。大家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富有与贫穷的差别；老人、小孩、残废者都会得到大家的照顾和帮助；即使死者遗留下来的个人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必须留在氏族内，转归其余同氏族成员所有。第三、氏族是一种原始民主制的管理机关。恩格斯指出，氏族是一种“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组织，是“人民意志的工具”^{②③}；归氏族和部落管辖的事情，包括“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②④}例如组织生产、生活、宗教活动，以及解决对内和对外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氏族的酋长、首领、祭司、司库等公职人员，由大家民主选举或罢免。“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②⑤}氏族的任何成员，都是平等、自由的。总之，氏族是一种出自一个共同祖先的血族集团，实行原始共产制的经济单位，通行原始民主制的社会管理机关，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社会组织。

第三、恩格斯论证了氏族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②⑥}因为这种原始组织是一种范围狭小的、闭关自守的血族团体，它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是生产极不发达、人口极其稀少。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氏族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被完全破坏，因而导致氏族的最终解体。恩格斯分析了氏族制度完全消灭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氏族赖以存在的同族共居的自然前提被完全破坏了。恩格斯说：“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②⑦}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因为到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各民族、各部落的人员不断流动而开始了互相杂居，随着异族杂居的出现及其进一步发展，氏族赖以存在的同族共居的自然前提就被破坏了。第二、氏族赖以存在的原始共产制的经济基础被完全破坏了。恩格斯指出，氏族是一种“共产制经济”，氏族成员的经济利益都是一致的。但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②⑧}例如社会分工所形成的不同职业集团经济利益有所不同，私有制的出现而形成的富人和穷人的经济利益是完全冲突的。这些经济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完全破坏了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第三、氏族赖以存在的原始民主制的政治基础被完全破坏了。恩格斯说：“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會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②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氏族成员已经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面对这种不仅不能调和反而日益尖锐化的阶级冲突，氏族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③①}

五 分析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历史根源，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恩格斯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展过程中，深入研究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并进而剖析了国家的实质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恩格斯首先考察了私有制产生的历史根源。他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③②}就是说，私有制的出现，是原始社会末期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表现在：首先，社会分工的出现直接导致私有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③③}私

有制就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因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④③}实际上，“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④④}其次，社会分工引起了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则把社会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恩格斯指出，社会分工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商品形式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作为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了氏族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因而逐一破坏着这种社会组织各种纽带，把氏族社会“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④⑤}再次，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导致氏族公有制让位于财产私有制。恩格斯指出，在氏族社会中，由于生产水平太低，人们只能集体劳动、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后，先进的游牧部落学会了驯养和繁殖牲畜，这些驯化了的畜只须由家庭加以看管和喂养，就可以愈来愈多地繁殖起来。由于这些财富是由各个家庭生产出来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家庭的私有财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农业生产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说道：“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④⑥}因此，随着氏族集体劳动形式转化为家庭的个体劳动形式，氏族集体所有制也就过渡到了家庭私有制。

第二、恩格斯进一步考察了阶级形成的历史根源及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首先研究了产生阶级的历史根源，他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④⑦}因为在这种生产水平之上，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就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掌管国事以及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恩格斯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④⑧}其次，恩格斯分析了形成阶级的两条道路。恩格斯指出，阶级形成的第一条道路，就是社会职能的独立化，导致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因为在氏族公社中，维护氏族共同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人来担任。这种职位被赋予了某些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部份地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部份地由于对外冲突的增多，社会职能逐渐独立化并最终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原先的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即演化成了政治上的统治者。阶级形成的另一条道路就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价值。战俘被留下来进行强制劳动，他们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奴隶；随后，氏族内贫困破产的穷人也相继沦为奴隶。于是，阶级产生了，奴隶制取代了氏族制。

第三、恩格斯全面研究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首先，恩格斯探讨了国家的起源。他指出，国家产生的主要历史根源之一，是社会分工的发展。恩格斯说，“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④⑨}国家产生的另一个历史根源就是，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⑤①}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国家的特征及其阶级实质。他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氏族是按血缘关系来组织居民的。第二个不同的特征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⑤②}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所没有的。恩格斯强调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⑤③}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也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实质。他指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

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⑤总之，“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⑥，是一种“特殊的镇压力量”^⑦。

再次，恩格斯揭示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反作用。他指出，国家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是经济需要的产物。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它对经济基础又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恩格斯说：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①“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②“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③“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⑧。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它对经济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这一切，都显示了国家权力的能动作用。

最后，恩格斯分析了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⑨这段内容极其丰富的论述说明，国家消亡的根本前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导致国家必然消亡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和阶级的消失；国家不是人为废除的，它是合乎规律地自行消亡的。

恩格斯对于国家的起源、实质、作用及其消亡等问题的系统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六 提出两种生产原理，全面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一）提出两种生产原理，阐述两种生产的两种作用。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恩格斯和马克思就提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都是人类生存和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强调“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两种生产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①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来的。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②

在上述这段精辟的论断中，恩格斯除了说明社会生产包括有两种，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以外，主要是概括了两种生产的两种作用，其一是对社会生存和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其二是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和两种不同的作用，不能混淆。前者是指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除了物质生产以外，还有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缺一不可的必要的充分的物质条件，因而都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对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都起着决定作用。后者是指构成不同社会形态的各种“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这种制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又是有区别的：或者表现为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或者表现为非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具体说来，就是恩格斯在上文中所指出的，劳动即物质生产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即人口生产的支配。因为物质生产水平越低，人类社会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程度就越大，受物质生产中的经济规律的支配程度就较小；反之，物质生产水平越高，人类社会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程度就会减小，而物质生产中的经济规律的支配程度就会增大。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证实了这一历史规律。

在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中，物质生产水平很低，人类基本上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社会结构和各种社会制

度主要是以人口生产中的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恩格斯说：“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⑥0}。相对于人口生产中血缘亲属关系的这种决定作用，物质生产对于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则是次要的。因此，恩格斯多次把原始社会称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⑥1}的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财产关系的意义超过了血缘关系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从此，物质生产对于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就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多次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⑥2}

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原理，全面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完整地概括了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贡献。

（二）全面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问题，恩格斯首次作了全面的、系统的阐述，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作了明确的规定，他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⑥3}这就是说，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指社会的政治法律设施以及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就它们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恩格斯特别强调了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他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⑥4}

第二、全面分析了历史过程中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的交互作用。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这决不是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因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如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点等等。“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恩格斯指出，否认或忽视这种“交互作用”，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会把唯物史观的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空话。另一方面，恩格斯又指出，在这种交互作用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以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看不到这种区别，同样会抛弃唯物史观。^{⑥5}

第三、论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⑥6}事实上，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因素，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恩格斯以政治权力为例，深刻揭示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他指出，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可以朝着两个方向起作用：它或者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它或者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对经济发展就起着阻碍作用。恩格斯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⑥7}

最后，恩格斯在总结他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时说道：“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一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⑥8}总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这一

（下转44页）

中外经济合作交往服务的涉外审计,维护国际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原则,保护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交往不断发展。

现在,我国涉外审计力量十分薄弱,人材非常缺乏,不能适应目前规模尚较小国际间经济合作交往的需要,必须十分重视发展涉外审计,积极培养涉外审计专门人材,提高涉外审计业务质量,以适应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与交往迅速发展的需要,如果行动迟缓,涉外审计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提高,必将影响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交往的发展。

五、健全和发展各种审计组织,组成审计网络,揭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精神、道德等方面都存在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够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人民的思想觉悟不够高,社会主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将长期存在经济犯

罪。在新旧经济体制交替变动的现阶段,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会出现许多空隙,某些不法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乘机大肆贪污、盗窃、走私、犯罪、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经济犯罪活动甚为猖獗,妨碍经体改的顺利进行。必须健全和发展各种审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组成广阔而又细密的审计网络,切实加强审计监督,彻底揭露和打击经济犯罪,发挥审计监督的威慑力量,维护公有制财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此外,开展审计调查,及时反馈审计信息,促使有关部门随着经体改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某些原有的和制定新的财经法规、政策、制度,使之不断完善,这也是审计为经体改服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3页。

(上接60页)

问题上,恩格斯既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指明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时还分析了经济、政治和思想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全面地阐述了唯物论的、辩证的历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又一重大贡献。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24、32、34、25、41、81、41、41—42、218、26、73、37、68、34页。

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09、508、511、512、350、321、321、320、320、307、66页。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31、34、23、42、26、78、60—61、72、79、36、51、48、51、142、82、155、161、92、82、93、164、164、165、165、482、166、166—167、114、168、483、2、24、2、505、477—478、506、486、505页。

㉞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